

父亲，我很快乐

□河梁

又是一年清明至。
九年前的一个凌晨，在母亲离去二十年后，父亲安然地追随他的“玄妹”而去。布置好灵堂，看着墙上镜框里对着我微笑的父亲遗像，心里倏然一下空空落落。环顾老屋的青砖黑瓦，一股透心的冰凉，让我不由得紧紧抱着双臂，昔日里不曾觉得有多珍贵的那种温暖此时已化为一缕青烟，袅袅西去，渐行渐远。
在将父亲送到墓地时，姐姐们泣不成声，我却很快从撕心裂肺的疼痛里挣扎了出来，劝慰着她们，“父亲是不想听到哭声的，我们都要听他的话，好好地、快乐地活！”
接下来的那段时间，父亲常常进入我的梦里，见面时都是和他快乐地摆龙门阵，他大多数时候都是带着笑意安静地听我说。多年前，母亲离世之后，我一直在梦中哭泣着和她相见，记不清有多少次在梦里看着她远去，想要拼命拉住她却无济于事，猛然惊醒后已是泪湿枕巾。母亲走后十多年，我才写了一篇不足千字的文字来纪念她，因为每一次下笔都是揪心的痛。而父亲呢，在他离去百日之后，我就能平静地在键盘上敲打纪念他的文字，而且感觉父亲就坐在我旁边，我边打字边凑近他的耳边读出声来……
父亲一直在乡镇任教。我从3岁起就被父亲带在身边，从糠双到米城再到堡子，一直到15岁去蒲家中学读高中。母亲一个人要忙活家里六七个人的田地，一到周末和寒暑假，父亲就会赶回家帮忙做些农活，我也就跟着父亲乡下和学校两头跑。高中、大学，再外出深圳，和父亲在一起的时候就越来越少了，一直到2000年底回到达州工作后，和父亲相见的时候才又多了起来。

父亲一直身体不太好，但是他绝对算得上是一位运动达人。在我记忆中，印象最深的就是不论天寒地冻，父亲都是身穿一件白色圆领短袖衫，洗冷水澡，一有闲时就搓揉手掌。鼻炎、慢性肾炎再到肺气肿，父亲似乎一直都在和病痛、药汤打交道，但我没听过父亲呻吟一声或是抱怨半分，让我真切感受到坚韧和乐观的力量。父亲教书育人四十余载，生活圈子单纯，棋牌歌舞娱乐从不沾染，性格偏内向而不善交际，但他心灵手巧，裁缝、中医、篾匠的手艺他都在行。在他的晚年生活里，除了栽花养草，就是写写日记自娱自乐。
在我往日里所有与老家相关的文字里都有父亲的身影在里面，每翻阅一次那些过往，恍然中听见“吱呀”一声，父亲就从鲜活的文字里现身出来，从未远去，从未离别！

父亲在世时的一个周末，我回老家把父亲的一本日记本翻了出来，里面是一张张泛黄的照片。在看到父亲21岁时那张照片时，我怔了好久。时光流转，照片上这个清秀英俊的青年和如今这位头发花白、满脸沧桑的老人，两个影子交替着在我眼前闪现。这位给予我生命，夏夜在地坝里指着月亮给我讲吴刚伐桂，拿着一本唐诗三百首一个字一个字教我诵读，让我骑在他肩上搂着我的脖子喊“马儿驾驾驾”，从读高中开始就至少每个月给我写封信，在我从高峰跌进深谷时告诉我世上没有绝望的处境，在我身患重病前往成都治疗时眼含热泪用他并不宽厚的胸膛紧紧拥抱着我的那个人——我的父亲，给予我厚重深爱的人就这样在不经意间一天天地老去。那一刻，我似乎把自己今后的人生历程都看得清清楚楚，但是更多的不是感伤，而是一种安然。

坐下来和父亲摆龙门阵，拿出连载有我写的小说《尘世》的晚报给他看，那么小的字，父亲看着有些吃力，我便选了几段读给他听。“上次你打电话回来说到写小说的事，我这几天也动笔写了一点文字，回忆你小时候的一些趣事，你看看要不要得？”父亲进到卧室里去拿了一个本子出来，我忙接过来看。

那些从我出生到五六岁之间的点滴往事，年近八旬的父亲居然还记得那么清楚，然后戴着老花镜

逐字逐句地写出来，真是难为他了。其实，很多往事在我看来都是不值一提的，可是父亲却把那些事一直烙在他的记忆中，让我这个曾经带给他无比快乐、骄傲，也带给他深深伤害、苦痛的儿子在文字中读出了深深的父爱。

每次从城里一回老家，父亲就赶紧从屋里或是坡上朝着我快步跑来，脸上满是欢喜，那眼神如同我儿时在家里盼着进城带学生赶考的父亲能早点带点稀奇好吃的零食回来一样；看到父亲写在小黑板上自创的《人生三字经》，我竖着大拇指夸他写得好，父亲把头往上一扬，嘿嘿地笑，小小的骄傲之情表露无遗，那神情就和我小时候得了奖站在父亲面前等着他夸我一般……记得有一段话，说人老了的时候就变成小孩了，连行为和语气也渐渐跟孩子一样。

在我眼中，如大山般伟岸的父亲具体是哪一年哪一天开始变成“老小孩”的呢？我无从得知。我只清晰地记得，有一天父子俩站在门前的地坝里，“这些天我一直在想如何处理身后之事，说实在的，我现在很满足了……”父亲第一次和我专门谈到生死话题，“到时啥都不准办，只把我安埋在你妈妈的旁边，几块石头垒好就行了！”他缓缓地说，我安静地听。父亲的脸上没有半点的凄惶，我的心里也没有丝毫的悲凉，暖暖的阳光洒在我们的身上，我伸出手去，拍拍父亲的肩，带着笑，点点头，“一切遵照您的旨意办就行了！”话音刚落，父亲突然眼泪涌出来，像个孩子般抽泣着，看着眼前这个头发花白、一会哭一会笑的“老小孩”，一下把我弄得手足无措。

我很清楚，当父亲越来越爱耍点小脾气，眼神中充满越来越多的无助和幼稚时，此时，他已经离我渐行渐远，然后在猝不及防的某一天，我会完全失去他，渐渐地只封存在我的记忆里。

父亲临走的那一天，我接到重症监护室医生的电话，让我过去一下，医生的语气中透出了我最担心的这一刻终究要来了。

到了父亲的病床前，父亲神志非常清醒。我俯下身去，取下他脸上的氧气罩，紧握住他的手：“爸爸，我现在准备接您回老家，不住院了哈！”“回去哇，要得！这里面也太受罪了！”父亲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

见我眼泪往下淌，父亲抬起手来帮我擦拭，“么儿，莫哭了，赶紧去把出院手续办了，我们好一路回去！对了，你去护士那里把纸和笔拿来，我写几句话！”

出医院上了车，父亲一直大口喘气，到了六岗嘴半山腰，父亲呼吸才变得平静了些。

车子停到了老屋的核桃树下，父亲开了口：“到家了哇！”“嗯啦，刚才看您好像睡着了，我就开得很慢！”

大哥、二姐下车后，赶紧去收拾屋子。我从驾驶室转过身去，握住父亲的手，“明天我们到乡医院再去输点氧哈。”“不用了，这一天早晚都要来，后事按照我说的那样办就行了。”和父亲在车里聊了几分钟，大哥他们下来准备背他进屋。“你们扶着我就行，我自己走吧，不好背。”这是父亲留给我们的最后一句话，几分钟后，父亲就走了！

……
父亲一辈子几乎都没离开过新屋嘴的老屋，在他走的前一年，老屋旁边那几株长势茂盛、硕果累累的无花果树竟然全部枯萎，养的六桶土蜜蜂也跑掉了一大半，屋门前生命力极其顽强的一株万年青也没有再发新芽……冥冥之中，这些陪伴了父亲好多年的花草果木全有了灵性，它们似乎都知道主人的时日不多，与其悲伤，不如先自凋零。

不念前生，不求来世。父亲，每年清明，站在您的墓前，虽然答应过您不哭，但眼泪它不听话啊！只是，哭过之后，我一定会朝着您笑，因为我清楚记得您在医院里写在小纸条上的那句话：“我走之后，儿女一定要更加快乐地生活！”

而今，祖辈、父辈早已离我们而去，因埋葬的地点不同，每年清明我们带着孩子们扫墓就得奔赴多地，不放鞭炮的祭扫方式更加文明环保。在诸位先辈的墓前，拂去碑上的尘土，放上挂青，在墓前献一束素筒的菊花，供上水果点心，以敬先人。奉上一杯清酒，连通阴阳两隔的亲人。此刻，风雨之中的我们，黄土之下的先辈，在时空中无声地交流，似乎冥冥之中有了共鸣。这一刻，血脉的延续，完成了又一场生命的轮回。深深的追思里，是先辈温暖的怀抱，是母亲可口的饭菜，是父亲慈祥的微笑。我的长辈们像春风细雨一样柔情地哺育我们成长，像阳光般温暖地陪伴我们走过漫长岁月。在我们的心里，他们从未真正离开过，他们如清明茂盛的草木，永远热烈而鲜活。我们淡淡的思念，如同这清明的风和雨，轻柔而绵长，在心底静静地流淌，念起，便是心安。

从我们跟随父母去扫墓，到我们带自己的孩子们去扫墓，一代一代地传承。时间的跨度可以带走亲人，却无法带走亲情的温度和割断血脉的长度。一代又一代人用最隆重的缅怀回报先辈们最无私最深沉的爱。华夏民族千年文明的滋养，让我们在华夏一年的清明祭扫中找到生命的来处与未来的归属。所以，清明的意义，从来都不只是简单的祭扫与追思，而是一场与过往的对话，是一次对生命的敬畏，是一场生命的轮回。

雨后的清明，阳光柔柔地洒向大地，空气里弥漫着泥土与青草的芳香。山坡上冒出了一片又一片嫩白的清明菜，这一刻，妈妈曾用清明菜做的青团成了最美的记忆。



清雅 萧潇 摄

清明是个写满思念的字眼

□赵光

“燕子来时新社，梨花落后清明。”清明至，思念的闸门就打开了。思念是湿润的。“小楼忽洒夜窗声，卧听潇潇还渐渐，湿了清明。”清明前后，雨水踩着时间节点来了，或淅淅沥沥，或丝丝缕缕，或细细密密，它们以铺天盖地之势，把个温暖明媚的春天，弄得潮潮湿湿、哀哀伤伤的。在思念无限疯长、肆意蔓延的清明时节，这两雨仿佛专为酝酿愁绪而来，湿了衣襟，也湿了心情，似乎不将这个叫思念的节日氛围彻底浸透，决不肯罢休。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在这慎终追远、缅怀先人的日子里，哪个不泪水轻流，悲伤满怀？“故人远去音容在，泪洒坟前湿衣襟。”泪水与雨水交织，思念与祭奠相融，每一滴泪都是生者对逝者的深深怀念。泪水有情，雨水有意，清明的雨丝，因思念而弥漫着朦朦胧胧、如烟似雾的淡淡愁绪。思念是沉重的。清明节气总能让人心生沉重与哀伤。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人们怀着沉痛的心情，来到先人的坟前，点燃香烛，摆上供果，焚烧纸钱，行跪拜之礼，寄托哀思的祭奠仪式显得庄重而肃穆。坟头上，一串串五彩的花束迎风而立，轻轻摇曳，那是思念在风雨中浅吟低唱。

每年清明时节，父亲总会选择一天，带领我们三兄弟和他的几个孙子，一同前往祖辈坟前祭拜。这不仅是对先人的追思和怀念，更是对我们及后辈的家风传承与感恩教育。作为家中长子，我在父亲和孩子们面前，感慨不已：“铭记先祖，继承遗志，这才是最好的祭奠。”

祖父早年长期担任村党支部书记，为人勤勉务实，一心为公，口碑极好。后来公社茶场濒临倒闭，他临危受命前去“救场”，就任场长后，他励精图治，带领茶场一班人开荒拓土，扩建茶园，改良品种，硬是让茶场生产的茶叶声名远扬，香飘千里，一度红遍当地。祖父凭借出色的组织领导能力与远见卓识，不仅力挽狂澜让茶场扭亏为盈，更以实干与担当创造了令人称道的效益与佳话。

退休之后，祖父仍积极投身公益事业，尽自己所能发光发热，默默奉献力量。闲暇时，他醉心养花、吟诗作对，更潜心编撰《民间应酬

大全》，于笔墨闲情间修身养性，安然乐享晚年。即便后来身患重疾，他依旧心境豁达、乐观从容。祖父百折不挠的刚毅品格、热爱生活的温厚情怀，永远是我们后辈学习的榜样。

祭拜祖父，早已成为我们每年雷打不动的缅怀课程。除了备好祭品，我们还会带上锄头、铁锹与扫把，怀着沉重而虔诚的心，认真祭扫，深切追思。父亲也会借此机会，为我们讲述祖父生前的往事，让我们从中汲取精神力量，铭记祖辈遗训：勤勉工作，刻苦学习，热爱生活，努力创造属于自己的成绩，为家族增光添彩。此刻，清明的雨，依旧寒凉，依旧绵柔。思念被雨水浸透，愈发显得沉重而深邃。思念亦是永恒的。在诸多的传统节日气里，古人特意设立这样一个思念逝者、祭奠先祖的日子，想来应是有意而为之。祭祖的习俗，早已深植于每个中国人的血脉与骨髓之中。通过这个特殊的节日，我们弘扬传统文化，讲述先人故事，继承祖辈遗志。这份流淌在血液中的深刻缅怀和无尽思念，是对过去的铭记，对当下的珍惜，对未来的期许。它是积极的、温暖的，也是永恒的，如同一坛陈年美酒，不会因时间的流逝而变淡，只会在心底越陈越香，越回味越醇厚。

在思念的同时，我更愿将祭奠视作一场深沉的思索：思索人生的真谛，思索生死的奥义，也思索前行的方向。清明时节的每一缕哀思，都源于对生活最真挚的热爱。逝者虽已远行，我却深知，他们最期盼的，便是我们后人好好生活，不负期盼。因此，心怀热忱、踏实生活、奋勇向前、不懈追求，便是对逝者最好的怀念，也是对先辈最好的告慰。

思念还是什么呢？是鼓舞人心的，也是充满感恩的；是清澈透明的，也是淡泊宁静的……在我眼中，思念因清明而变得更加浓郁和深沉，它饱含着哀思，积聚着泪水，同时也滋养着我们内心奋进之力，激励我们勇敢地迈向更加美好的日子。这是充满力量的思念。

念兹在兹，祭之怀之。清明本就是一个写满思念的字眼，岁岁年年，年年岁岁，始终不曾老去，也从未褪色。

我推开窗，迎面是一大片缓缓的草坡。朝阳斜照在上面，那青青草色顿时充满活力，更加妖艳。茸茸的，嫩嫩的，这草色绿得正好，不是那种初春时带着鹅黄的嫩，也不是夏日那种浓得化不开的绿，而是恰到好处

的青。清清淡淡的，爽朗朗朗的，一眼望过去，只觉得满目都是“清”意，满心都是“明”意。清明时节前后的青，是与别时不同的。说它青，是因为它褪尽了冬日的枯黄，又还没染上夏日的浓绿。草叶上的那层青，薄

薄的，亮亮的，仿佛一掐就能掐出水来。它不沾染一丝尘埃，不混入半点杂色，纯粹得像是刚从水里洗过一般，完全是“青”有独钟，属于这段时间特有的质地。

此时，我掏空记忆想找一个词来描述这份特殊的纯粹，无奈书到用时方恨少，一个接一个词语被捡起又被舍弃。突然，我想起了父母走在田埂上时都爱说的那句话：你看这草，青得多干净。干净，这意境太让人兴奋了。干净的青草，是没有任何玷污的生机，是不忍践踏的柔润，是触目即醉的绿意，是无需言说的安宁。一下子联想到社会，联想到生活，这份干净就显得弥足珍贵，带给我的是一份惊颤的喜悦，是那种雨后初霁的清爽和清新。生活太需要这种干净了，比如诚信为人的坦荡，恪守秩序的美好，邻里相助的守望……每一处干净，都让生活回归本应有的透亮，进而变得澄澈可依。

我急切走出房间，来到这片草地。清晨的露水挂在草尖上，草青得干净，露珠也干净。顿时想起了韩愈的诗句：“濯濯晨露香，明珠何联联。”我蹲下身子，用手轻轻托起一颗露珠，希望它能像泡泡那样不破裂，但就在接触手心的那一刹那，露珠变成了水滴。我用双手快速掠过一簇草尖，那露珠簌簌下落，被压弯的小草一下挺直了腰板，显得更加青翠。

青，是眼前这片草地的韵律，弥散出“清”的主调，恰是清明的“清”。我驱车来到一处山野，清气更足了。满眼的草都绿着，满树的叶子也绿着，不带一片老叶，不染一点尘埃。那青从脚下不断延伸，田坎上、山坡上、树林下，平平展展的，远望连一点缝隙也没有。

天空没有彩霞，略带灰色，倒也是清清爽朗的。阳光透过薄云洒下来，不冷不热，不烈不燥，温温的，刚刚好，把草叶照得发亮。这时候看草，青青的草色在逆光的映衬下显得愈发清明，每一条叶脉细如发丝，却又清晰分明。此时的草色，不像春花那样喧闹，只是安安静静地绿着，用自己的青，渲染着春意，洗涤着大地，也洗涤着行人的心。

这样的光景里，人的心也跟着明了起来。那些纷乱的思绪，那些纠缠不清的心事，那些念念不忘的名利，都被这明朗的光照着，被这青青的草映着，渐渐地，心静了，淡了，明了，只剩下一个清清爽朗的自己。忽然就似乎懂了“清明”这两个字。清，是清静，是清澈；明，是明亮，是明朗。清，是对往事的梳理与安放；明，是对当下的珍重与奔赴。

于是，想起了土地，想起了老屋，想起了亲人：我依稀闻到了父亲使用犁铧翻开土地时飘散的泥腥气，听到了母亲劳作时汗水砸进土里的呢喃声响，看到了一家人围坐在老屋晒坝里静静望月的场景。而如今，一下变得陌生了。父亲离开几十年了，母亲也走了四五年，老屋变得沧桑而冷清。唯有这房前屋后的青草和父母坟头的青草，青了又枯，枯了又青。

有人说，清明的草是长给逝者看的。清明前后，坟头的草格外地青起来，像是替躺在地里的亲人来看一看人间的春天，听一听先辈们简短而深情的交谈。那草色青得逼眼，青青的草在风中轻轻摇曳着，而我的心里反而平静了。

“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是了，这青青的草色，是入了帘，也入了心的。它不言语，却比任何言语都明白；它不招摇，却比任何颜色都醒目。清明的青，清明的清，清明的明，都在这青青的草色里了。这青青的草色，就静静地守着清明的人间、人间的清明。

草色青青入帘心

□周汉兵